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



那是一团猛烈的大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象一阵怒涛绞着无边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暗黑中，随着一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萧红

小说经典全集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

小说经典

全集

生死场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从土里钻出来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张弘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6

ISBN 7-5387-1220-8

I. 中… II. 张… III.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

IV. C913.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20 号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

主 编: 张 弘

责任编辑: 赵 岩

责任校对: 赵 岩

装帧设计: 孙 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802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220-8/I·1177

定 价: 400.00 元 (全十六册)

前 言

萧红（1911—1942） 现代小说家。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萧红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喜爱绘画和文学，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

1932年萧红在哈尔滨与萧军相识，并开始为报刊写稿。她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于1933年自费出版。1934年她与萧军一起离开哈尔滨，同年从青岛到上海。在鲁迅的关怀与扶持下，萧红成为30年代文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列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1935年12月出版，鲁迅亲自为其校阅并写了序言。

1936年7月萧红因病只身东渡日本疗养。这时期结集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1937年初由日本归国。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到过武汉、西安、重庆等地，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1940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先后有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出版。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病重的萧红无法离避，于1942年病逝于香港。

萧红的代表作品大都取材于东北故乡，怀着对失去的土地的眷恋，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描绘出一幅“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图画（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生死场》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极端贫困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有较为深刻的刻画。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朴实细腻的笔调回忆她

的童年和故乡，从侧面勾勒出封建统治下农村生活的一角。作品流露出低沉忧郁的情绪，而描物、状景、抒情、写人都较前有所提高。后期创作题材比较广阔，艺术形式多样。祖国的灾难，故乡的沦亡，个人遭遇的坎坷，使她的作品带着凄苦和愤世的情绪。萧红的作品感情热烈真挚，文笔清新优美，具有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尤其擅长用散文的笔调来叙事写景。萧红的散文也写得文笔亲切、细腻，涉及生活面较为广泛，颇具特色。

萧红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仅给后人留下百万字左右的作品，而以这较少的作品就能成为一代小说大家，受到众多读者长久的喜爱，正是萧红小说魅力之所在。今天，我们再次将萧红小说编辑出版，表达我们对这位女作家的怀念与景仰。

本书编委会

2003.6

目 录

孤独的生活	(1)
朦胧的期待	(4)
旷野的呼喊	(11)
北中国	(33)
小城三月	(53)
红玻璃的故事	(73)
生死场	(83)
呼兰河传	(159)

孤独的生活

蓝色的电灯，好象通夜也没有关，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再醒来一次，也是发蓝的。天明之前，我听到蚊虫在帐子外面嗡嗡的叫着，我想，我该起来了，蚊虫都吵得这样热闹了。

收拾了房间之后，想要做点什么事情这点，日本与我们中国不同，街上虽然已经响着木屐的声音，但家屋仍和睡着一般的安静。我拿起笔来，想要写点什么，在未写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

为什么这样静呢？我反倒对着这安静不安起来。于是出去，在街上走走，这街也不和我们中国的一样，也是太静了，也好象正在睡觉似的。

于是又回到了房间，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席子上面走着，吃一根香烟，喝一杯冷水，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坐下来吧！写吧！

刚刚坐下来，太阳又照满了我的桌子。又把桌子换了位置，放在墙角去，墙角又没有风，所以满头流汗了。再站起来走走，觉得所要写的，越想越不应该写，好，再另计划别的。

好象疲乏了似的，就在席子上面躺下来，偏偏帘子上有一个蜂子飞来，怕它刺着我，起来把它打跑了。刚一躺下，树上又有一个蝉开头叫起。蝉叫倒也不算奇怪，但只一个，听来那声音就特别大，我把头从窗子伸出去，想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棵树上？可是邻人拍手的声音，比蝉声更大，他们在笑了。我是在看蝉，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在看他们。

于是穿起衣裳来，去吃中饭。经过华的门前，她们不在家，两双拖鞋摆在木箱上面。她们的女房东，向我说了一些什么，我一个字也不懂，大概也就是说她们不在家的意思。日本食堂之类，自己不敢去，怕人看成个阿墨林。所以去的是中国饭馆，一进门那个戴白帽子的就说：

“伊拉瞎伊麻丝……”

这我倒懂得，就是“来啦”的意思。既然坐下之后，他仍说的是日本话，于是我跑到厨房去，对厨子说了：要吃什么，要吃什么。

回来又到华的门前看看，还没有回来，两双拖鞋仍摆在木箱上。她们的房东又不知向我说了些什么！

晚饭时候，我没有去寻她们，出去买了东西回到家里来吃，照例买的面包和火腿。

吃了这些东西之后，着实是寂寞了。外面打着雷，天阴得混混沌沌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里还要长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间了。终于拿了雨衣，走出去了，想要逛逛夜市，也怕下雨，还是去看华吧！一边带着失望一边向前走着，结果，她们仍是没有回来，仍是看到了两双鞋，仍是听到了那房东说了些我所不懂的话语。

假若，再有别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找他们，但实际是没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了。

现在是下着雨，桌子上的书，除掉《水浒》之外，还有一本胡风译的《山灵》。《水浒》我连翻也不想翻，至于《山灵》，就是抱着我这一种心情来读，有意义的书也读坏了。

雨一停下来，穿着街灯的树叶好象萤火似的发光，过了一些时候，我再看树叶时那就完全漆黑了。

雨又开始了，但我的周围仍是静的，关起了窗子，只听到屋瓦滴滴的响着。

我放下了帐子，打开蓝色的电灯，并不是准备睡觉，是准备看书了。

读完了《山灵》上《声》的那篇，雨不知道已经停了多久了？那已经哑了的权龙八，他对他自己的不幸，并不正面去惋惜，他正为着铲除这种不幸才来干这样的事情的。

已经哑了的丈夫，他的妻来接见他的时候，他只把手放在嘴唇前面摆来摆去，接着他的脸就红了。当他红脸的时候，我不晓得那

是什么心情激动了他？还有，他在监房里读着速成国语读本的时候，他的伙伴都想要说：“你话都不会说，还学日文干什么！”

在他读的时候，他只是听到象是蒸气从喉咙漏出来的一样。恐怖立刻浸着他，他慌忙的按了监房里的报知机，等他把人喊了来，他又不说什么，只是在嘴的前面摇着手。所以看守骂他：“为什么什么也不说呢？混蛋！”

医生说他是“声带破裂”，他才晓得自己一生也不会说话了。

我感到了蓝色灯光的不足，于是开了那只白灯泡，准备再把《山灵》读下去。我的四面虽然更静了，等到我把自己也忘掉了时，好象我的周围也动荡了起来。

天还未明，我又读了三篇。

1936，8，9，东京。

朦胧的期待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李妈从那天晚上就唱着曲子，就是当她听说金立之也要出发到前方去之后。金立之是主人家的卫兵。这事可并没有人知道，或者那另外的一个卫兵有点知道，但也说不定是李妈自己的神经过敏。

“李妈！李妈……”

当太太的声音从黑黑的树荫下面传来时，李妈就应着回答了两声。因为她是性急爽快的人，从来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可是当她刚一抬脚，为着身旁的一个小竹方凳，差一点没有跌倒。于是她感到自己是流汗了，耳朵热起来，眼前冒了一阵花。她想道：

“倒霉！倒霉！”她一看她旁边站着那个另外的卫兵，她就没有说。

等她从太太那边拿了两个茶杯回来，刚要放在水里边去洗，那姓王的卫兵把头偏着：

“李妈，别心慌，心慌什么，打碎了杯子。”

“你说心慌什么……”她来到嘴边上的话没有说，象是生气的样子，把两个杯子故意地撞出叮当的响声来。

院心的草地上，太太和老爷的纸烟的火光，和一朵小花似的忽然开放得红了。忽然又收缩得象一片在萎落下去的花片。萤火虫在树叶上闪飞，看起来就象凭空的毫没有依靠的被风吹着似的那么轻飘。

“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来警报的……”太太的椅背向后靠着，看着天空。她不大相信这天阴得十分沉重，她想要寻找空中是否还留着一个星子。

“太太，警报不是多少日子夜里不来了么？”李妈站在黑夜里，就象被消灭了一样。

“不对，这几天要来的，战事一过九江，武汉空袭就多起来……”

“太太，那么这仗要打到哪里？也打到湖北？”

“打到湖北是要打到湖北的，你没看见金立之都要到前方去了吗？”

“到大冶，太太，这大冶是什么地方？多远？”

“没多远，出铁的地方，金立之他们整个的特务连都到那边去。”

李妈又问：“特务连也打仗，也冲锋，就和别的兵一样？特务连不是在长官旁边保卫长官的吗？好比金立之不是保卫太太和老爷的吗？”

“紧急的时候，他们也打仗，和别的兵一样啊！你还没听金立之说在大场他也作战过吗？”

李妈又问：“到大冶是打仗去？”隔了一会她又说，“金立之就是作战去？”

“是的，打仗去，保卫我们的国家！”

太太没有十分回答她，她就在太太旁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听着太太和老爷谈着她所不大理解的战局，又是田家镇……又是什么镇……

李妈离开了院心，经过有灯光的地方，她忽然感到自己是变大了，变得象和院子一般大，她自己觉得她自己已经赤裸裸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又仿佛自己偷了什么东西被人发觉了一样，她慌忙地躲在了暗处。尤其是那个姓王的卫兵，正站在老爷的门厅旁边，手里拿着个牙刷，象是在刷牙。

“讨厌鬼，天黑了，刷的什么牙……”她在心里骂着，就走进厨房去。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李妈在饭锅旁边这样唱着，在水桶旁边这样唱着，在晒衣服的竹竿子旁边也是这样唱着。从她的粗手指骨节流下来的水滴，把她的裤腿和她的玉蓝麻布的上衣都印着圈子。在她的深红而微黑的嘴唇上闪着一点光，好象一只油亮的甲虫伏在那里。

刺玫树的荫影在太阳下边，好象用布剪的，用笔画出来的一样，爬在石阶前的砖柱上。而那葡萄藤，从架子上边倒垂下来的缠绕的枝梢，上面结着和钮扣一般大的微绿色和小玻璃似的圆葡萄，风来的时候，还有些颤抖。

李妈若是前些日子从这边走过，必得用手触一触它们，或者拿在手上，向她旁边的人招呼着：

“要吃得啦……多快呀！长得多快呀！……”

可是现在她就象没有看见它们，来往的拿着竹竿子经过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把竹竿子撞了葡萄藤，那浮浮沉沉的摇着的叶子，虽是李妈已经走过，而那荫影还在地上摇了多时。

李妈的忧郁的声音，不但从曲子声发出，就是从勺子、盘子、碗的声音，也都知道李妈是忧郁了，因为这些家具一点也不响亮。往常那响亮的厨房，好象一座音乐室的光荣的日子，只落在回忆之中。

白嫩的豆芽菜，有的还带着很长的须子，她就连须子一同煎炒起来；油菜或是白菜，她把它带着水就放在锅底上，油炸着菜的声音就象水煮的一样。而后，浅浅的白色盘子的四边向外流着淡绿色的菜汤。

用围裙揩着汗，她在正对面她平日挂在墙上的那块镜子里边，反映着仿佛是受惊的，仿佛是生病的，仿佛是刚刚被幸福离弃了的

年轻的山羊那样沉寂。

李妈才二十五岁，头发是黑的，皮肤是坚实的，心脏的跳动也和她的健康成和谐。她的鞋尖常常是破的，因为她走路永远来不及举平她的脚。门槛上，煤堆上，石阶的边沿上，她随时随地的畅快地踢着。而现在反映在镜子里的李妈，不是那个原来的李妈，而是另外的李妈了，黑了，沉重了，哑暗了。

把吃饭的家具摆齐之后，她就从桌子边退了去，她说：“不大舒服，头痛。”

她面向着栏栅外的平静的湖水站着，而后荡着。已经爬上了架的倭瓜，在黄色的花上，有蜜蜂在带着粉的花瓣上来来去去。而湖上打成片的肥大的莲花叶子，每一张的中心顶着一个圆圆的水珠，这些水珠和水银的珠子似的向着太阳，淡绿色的莲花苞和挂着红嘴的莲花苞，从肥大的叶子旁边钻了出来。

湖边上，有人为着一点点家常的菜蔬除着草，房东的老仆人指着那边竹墙上冒着气一张排着一张的东西向着李妈说：

“看吧！这些当兵的都是些可怜人，受了伤，自己不能动手，都是弟兄们在湖里给洗这东西。这大的毯子，不会洗净的。不信，过到那边去看看，又腥又有别的味……”

西边竹墙上晒着军用毯，还有些草绿色的近乎黄色的军衣。李妈知道那是伤兵医院。从这几天起，她非常厌恶那医院，从医院走出来的用棍子当腿的伤兵们，现在她一看见了就有些害怕。所以那老头指给她看的東西，她只假装着笑笑。隔着湖，在那边湖边上洗衣服的也是兵士，并且在石头上打着洗着的衣裳，发出沉重的水声来。……“金立之裹腿上的带子，我不是没给他钉起吗？真是发昏了，他一会不是来取吗？”

等她取了针线又来到湖边，隔湖的马路上，正过着军队，唱着歌的混着灰尘的行列，金立之不就在那行列里边吗？李妈神经质的，自己也觉得这想头非常可笑。

这种流行的军歌，李妈都会唱，尤其是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她每唱到这一句，她就学着军人的步伐走了几步。

她非常喜欢这个歌，因为金立之喜欢。

可是今天她厌恶他们，她把头低下去，用眼角去看他们，而那歌声，就象黄昏时成团在空中飞的小虫子似的，使她不能躲避。

“李妈……李妈。”姓王的卫兵喊着他，她假装没有听到。

“李妈！金立之来了。”

李妈相信这是骗她的话，她走到院心的草地上去，呆呆地站在那里。王卫兵和太太都看着她：

“李妈没有吃饭吗？”

她手里卷着一半裹腿，她的嘴唇发黑，她的眼睛和钉子一样的坚实，不知道钉在她面前的什么。而另外的一半裹腿，比草的颜色稍微黄一点，长长的拖在草地上，拖在李妈的脚下。

金立之晚上八点多钟来的。红的领章上又多了一颗金花，原来是两个，现在是三个。在太太的房里，为着他出发到前方去，太太赏给他一杯柠檬茶。

“我不吃这茶，我只到这里……我只回来看一下。连长和我一同到街上买连里用的东西。我不吃这茶……连长在八点一刻来看老爷的。”他灵敏地看一下袖口的表，“现在八点，连长一来，我就得跟连长一同归连……”

接着，他就谈些个他出发到前方，到什么地方，做什么职务，特务连的连长是怎样一个好人，又是带兵多么真诚……太太和他热诚地谈着。李妈在旁边又拿太太的纸烟给金立之，她说：

“现在你来是客人了，抽一支吧！”

她又跑去把裹腿拿来，摆在桌子上，又拿在手里又打开，又卷起来……在地板上，她几乎不能停稳，就象有风的水池里走着的一张叶子。

他为什么还不来到厨房里呢？李妈故意先退出来，站在门槛旁边咳嗽了两声，而后又大声和那个王卫兵讲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她看金立之仍不出来，她又走进房去，她说：

“三个金花了，等从前方回来，大概要五个金花了。金立之今天也换了新衣裳，这衣裳也是新发的吗？”

金立之说：“新发的。”

李妈要的并不是这样的回答。李妈又说：

“现在八点五分了，太太的表准吗？”

太太只向着表看了一下，点一点头，金立之仍旧没有注意。

“这次，我们打仗全都是为了国家，连长说，宁做战死鬼，勿做亡国奴，我们为妻子，家庭，儿女，我们必须抗战到底。……”

金立之站得笔直在和太太讲话。

趁着这工夫，她从太太房子里溜了出来，下了台阶，转了一个弯，她就出了小门，她去买两包烟送给他。听说，战壕里烟最宝贵。她在小巷子里一边跑着，一边想着她所要说的话：“你若回来的时候，可以先找到老爷的官厅，就一定能找到我。太太走到哪里，说一定带着我走。”再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不就忘了我，要做个有良心的人，可不能够高升了忘了我……”

她在黑黑的巷子里跑着，她并不知道她自己是在发烧。她想起来到夜里就越热了，真是湖北的讨厌的天气，她的背脊完全浸在潮湿里面。

“还得把这块钱给他，我留着这个有什么用呢！下月的工钱又是五元。可是上前线去的，钱是有数的……”她隔着衣裳捏着口袋里一元钱的票子。

等李妈回来，金立之的影子都早消灭在小巷里了，她站在小巷里喊着：

“金立之……金立之……”

远近都没有回声，她的声音还不如落在山涧里边还能得到一个空虚的反响。

和几年前的事情一样，那就是九江的家乡，她送一个年轻的当红军的走了，他说他当完了红军回来娶她，他说那时一切就都好了。临走时还送给她一匹印花布，过去她在家一看到那印花布，她就要啼哭。现在她又送走了这个特务连的兵士走了，他说抗战胜利了回来娶她，他说那时一切就都好了。

还得告诉他：“把我的工钱，都留着将来安排我们的家。”

但是，金立之已经走远了，想是连长已经回来了，他归连了。

等她拿着纸烟，想起这最末的一句话的时候，她的背脊被凉风拍着，好象浸在凉水里一样。因为她站定了，她停止了，热度离开了她，跳跃和翻腾的情绪离开了她。徘徊，鼓荡着的要破裂的那一时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余的人生都带走了。人在静止的时候常常冷的。所以是她不期的打了个机伶的冷战。

李妈回头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她不想再走进去，可是在她前面的那黑黑的小巷子，招引着她的更没有方向。

她终归是转回身来，在那显着一点苍白铺砖的小路上，她摸索着回来了。房间里的灯光和窗帘子的颜色，单调得就象飘在空中的一块布和闪在空中的一道光线。

李妈打开了女仆的房门，坐在她自己的床头上。她觉得虫子今夜都没有叫过，空的，什么都是不着边际的，电灯是无缘无故的悬着，床铺是无缘无故的放着，窗子和门也是无缘无故的设着……总之，一切都没有理由存在，也没有理由消灭……

李妈最末想起来的那一句话，她不愿意反复，可是她又反复了一遍：

“把我的工钱，都留着将来安排我们的家。”

李妈早早地休息了，这是第一次，在全院子的女仆休息之前她是第一次睡得这样早，两盒红锡包香烟就睡在她枕头的旁边。

湖边上战士们的歌声，虽然是已经黄昏以后，有时候隐现的还可以听到。

夜里，她梦见金立之从前线上回来了。“我回来安家来了，从今我们一切都好了。”他打胜了。

而且金立之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的黑。

他说：“我们一定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不胜利呢，没道理！”

李妈在梦中很温顺地笑了。

1938，10，31

旷野的呼喊

风撒欢了。

在旷野，在远方，在看也看不见的地方，在听也听不清的地方，人声，狗叫声，嘈嘈杂杂地喧哗了起来。屋顶的草被拔脱，墙圉头上的泥土在翻花，狗毛在起着一个一个的圆穴，鸡和鸭子们被刮得要站也站不住。平常喂鸡撒在地上的谷粒，那金黄的，闪亮的，好象黄金的小粒，一个跟着一个被大风扫向墙根去，而后又被扫了回来，又被扫到房檐根下。而后混着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的从未见过的大树叶，混同着和高粱粒一般大的四方的或多棱的沙土，混同着刚刚被大风拔落下来的红的、黑的、杂色的鸡毛，还混同着破布片，还混同着唰啦唰啦的高粱叶，还混同着灰倭瓜色的豆秆，豆秆上零乱乱地挂着豆粒已经脱掉了的空敞的豆荚。一些红纸片，那是过新年门前粘贴的红对联——三阳开泰，四喜临门——或是“出门见喜”的红条子，也都被大风撕得一条一条的，一块一块的。这一些干燥的、毫没有水分的拉杂的一堆，唰啦啦、呼离离在人间任意地扫着。刷着豆油的平滑得和小鼓似的乡下人家的纸窗，一阵一阵的被沙粒击打着，发出铃铃的铜声来。而后，鸡毛或纸片，飞得离开地面更高。若遇着毛草或树枝，就把它们障碍住了，于是房檐上站着鸡毛，鸡毛随着风东摆一下，西摆一下，又被风从四面裹着，站得完全笔直，好象大森林里边用野草插的标记。而那些零乱的纸片，刮在椽头上时，却呜呜地它也付着生命似的叫喊。

陈公公一推开房门，刚把头探出来，他的帽子就被大风卷跑了。在那光滑地被大风完全扫干净了的门前平场上滚着，滚得象一个小西瓜，象一个小车轮，而最象一个小风车。陈公公追着它的时候，它还扑扑拉拉的不让陈公公追上它。

“这刮的是什么风啊！这还叫风了吗？简直他妈的……”

陈公公的儿子，出去已经两天了，第三天就是这刮大风的天气。